

当代名家工笔花鸟精品

DANGDAIMINGJIA GONGBIHUANIAOJINGPIN

主编 江中铸

蒋采苹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采苹/蒋采苹绘.——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2.1
(当代名家工笔花鸟精品/江中铸主编)
ISBN 7-80526-406-6

I.蒋... II.蒋... III.工笔画:花鸟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93768号

〔编辑人语〕中国花鸟画是世界艺林中一枝罕见的奇葩,在我国已延续了一千多年,有着极高的艺术品位和雄厚的群众基础。近些年来,花鸟画得到空前的发展,尤其是以中青年为主体的花鸟画家,用他们能融贯中西艺术而并未远离中国传统的审美范畴的思维,用他们饱含与时代特征、地域风情相吻合的彩墨,创作了一批批有较高意境、气韵、格调的工笔花鸟画作品。这些新作,不仅丰富了工笔花鸟画艺术的表现技法,拓展了花鸟画的题材范围,更为21世纪的花鸟画走向世界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为此,我们选择了12位知名于世的花鸟画家,出版了这套《当代名家工笔花鸟精品》丛书,让广大读者走进他们绚丽多彩、令人赏心悦目的花鸟世界。这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创造性选择的艺术家作品,是当代中国工笔花鸟画高水平的集中展示。细心赏析这些别开生面、富于新意的作品,专业和业余美术家可从中得到创作的启迪。同时这套丛书也是有志于工笔花鸟画的习画者临摹学习的优秀范本和自学的教科书。



蒋采苹 女,1934年生于河南开封。195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北京工笔重彩画会副会长、中国当代工笔画学会副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作品曾多次参加国内外重要的美术作品展览,并多次获奖;曾先后在法国、日本、新加坡及中国北京、台湾等地举办个展。多幅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出版的专著有《工笔人物画技法》、《中国画家蒋采苹》、《蒋采苹画集》等。

· 艺术心路 ·

生命的辉煌

蒋采苹

我从未想到我画的一幅题名《筛月》的工笔花卉会受到那么多人的喜爱,尤其是得到很多中老年人的喜爱。这现象让我琢磨了好长的时间。还是在80年代末的一个夏天,我的一位学生对我说:“北海的荷花太美了,您还不去看看。”她知道我是画人物画的,很少画花卉,由于她很激动,所以才情不自禁地这样说了。但我受到

她情绪的感染也想去北海看看。当我完成手头的工作那已是三个星期之后的事了。我到了北海公园的荷塘边,可惜荷花盛期已过,只剩下几朵花,只有莲蓬和残败的荷叶。开始我有些失望,但我忽然看到了荷花在它衰老以后的另一种美:只剩下叶筋的、透明的荷叶和干枯却挺立着的莲蓬,那种在生命终结或即将终结时的一种顽强,那种反映了生命全过程的美,这或许可称之为“苍老的美”。这种美我以往没有感受过,没有发现过。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老了,那一年我已经快60岁,距生命的终结也不是太遥远了。为了补回“文革”耽误的十年光阴,我在40岁以后重新拿起画笔,一天干两天的活儿,努力地创作着。我心里很明白,我是在和二三十岁的年轻画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在这场竞赛中我很自信,因为我还有优势,我的基本功扎实,我又愿意学习新的东西。40岁到60岁这20年我活得很紧张,可也很充实,自认为并没有落到年轻画家的后面。

80年代末我对那次荷塘的印象还比较模糊,并没有立即产生创作的欲望。到了1991年,我对当时荷塘印象逐渐清晰起来,于是动手画了一幅残荷的画。当时选择的是金秋荷塘景色,画面为黄绿色调,以两张残荷为主,画完一看没什么意思。我决心画出我当时的感受来,于是将稿子改过,又加了莲蓬,并改为夜景,用蓝色调,添上白色的月光。这种意境对了,画得虽繁密但很顺手。展出后,一位对诗词有研究的老先生问我:“你画的是不是李商隐的‘留得残荷听雨声’?”我没有回答“是”,因为我心里很清楚自己并不是想用绘画去解释唐诗。我想我是力图去歌颂生命的美丽,我认为生命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在闪烁其光辉,无论生或死。古诗中描写残荷的诗词很不少,但我认为大部分都是在表现伤感或悲秋。我在自己生命的半个多世纪中经历了很多,但在最近的20年中自己赶上了美好的、自由的生活,我没有伤感的情绪。我发现自己无论是生活还是创作都在逐渐成熟而不是衰老。上天又赐予了我比较健康的体质和并不老花的双眼,我想也许可以再创作20年,像我的老师们那样,他们都画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开始明白我为什么到了60岁才注意到苍老的美了。前几年有个电视连续剧,尽管我不是十分欣赏那个故事(一位女演员,因病不能再登台演出而去教学员),但我欣赏剧中女主人公最后的台词,大意是:我曾经努力过,虽然不能再演戏,但我心里很踏实。说得好,生命是否有意义在于一生中有没有努力追求过,并不全在于最终有没有取得很大的成绩,努力本身对于生命是可贵的。正如一片枯荷在生命的最后还能显示出它的顽强和辉煌一样。绘画中的形式美固然很重要,但是如果这种形式美感中没有包含一种内在的精神的美感,它的美就是浮浅的。没有内涵的美是不能给人们以久远的回味的。



并蒂鸡冠花 1999年 纸本 67cm × 67cm



银珊瑚 1995年 纸本 67cm × 67cm



老芭蕉
1995年 纸本
170cm × 90cm



红珊瑚 1994年 纸本 67cm × 67cm



忆版纳 1995年 纸本 67cm × 67cm



雾里看花
1997年 纸本
24cm × 27cm



清 露
1997年 纸本
24cm × 27cm



胡姬兰 1994年 纸本 67cm × 67cm



风荷 1997年 纸本 67cm × 67cm



百合花 1997年 纸本 67cm × 67cm



盛开的百合花 1997年 纸本 67cm × 67cm



月下观荷
1997年 纸本
24cm × 27cm



双荷
1997年 纸本
24cm × 27cm



亭亭玉立 1994年 纸本 67cm × 67cm



白孔雀 1996年 纸本 67cm × 67cm



夜荷

1992年 纸本

67cm × 67cm



三部曲

1996年 纸本

67cm × 67cm



对话 1997年 纸本 24cm × 27cm